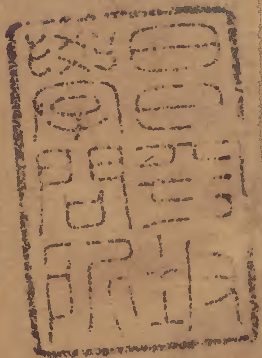


續秘笈

九



煮泉小品  
伏我紀事  
丹青志  
畫說  
柳氏舊聞  
谿山餘話

漢書門			
三	一	五	類
一	九	四	號
一	〇	八	冊
〇	九	〇	架

內閣文庫			
三七〇	二	架	冊
三	一	〇	架
番號	漢	3158	
冊數	18	(9)	
函號	370	52	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煮泉小品叙

田子子藝抱輔轅江山之氣吐吞葩藻之才夙  
厭塵囂歷覽名勝竊慕司馬子長之為人窮搜  
遐討固嘗飲泉覺爽啜茶忘喧謂非膏梁紈綺  
可語爰著煮泉小品與漱流枕石者商焉頃於  
子謙所出以示予考據該洽評品允當實泉茗  
之信史也命予叙之刻燭以埃予惟贊皇公之  
鑒水竟陵子之品茶耽以成癖罕有儷者洎丁



長和趙觀撰



煮泉小品  
公言茶圖頡論採造而未備蔡君謨茶錄詳於烹試而弗精劉伯芻李秀卿論水之宜茶者則又互有同異與陸鴻漸相背馳甚可疑笑近雲間徐伯臣氏作水品茶復畧矣粵若子藝所品蓋兼昔人之所長得川原之雋味其器宏以深其思冲以淡其才清以越具可想也殆與泉茗相渾化者矣不足以洗塵囂而謝膏綺乎重違嘉懇勉綴首簡第卽席摛辭愧不工耳

煮泉小品引

小小洞天居士

昔我田隱翁嘗自委曰泉石膏肓噫夫以膏肓之病固神醫之所不治者也而在于泉石則其病亦甚奇矣余少患此病心已忘之而人皆咎余之不治然徧檢方書苦無對病之藥偶居山中遇淡若叟向余曰此病固無恙也子欲治之卽當煮清泉白石加以苦茗服之久久雖辟穀可也又何患于膏肓之病邪余敬頓首受之遂



依法調飲自覺其效日著因廣其意條輯成編以付司鼎山童俾遇有同病之客來便以此薦之若有如煎金玉湯者來慎弗出之以取彼之鄙笑時嘉靖甲寅秋孟中元日也

品目 一源泉 二石流 三清寒 四甘香

五宜茶 六靈水 七異泉 八江水

九井水 十緒談

煮泉小品

武林子藝田藝衡撰

華亭仲醇陳繼儒閱

繡水定之陳天保校

源泉

積陰之氣為水水本曰源源曰泉水本作眾象眾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省作水源本作原亦作巖从泉出下下山岩之可居者省作原



今作源泉本作胤象水流出成川形也知三字之義而泉之品思過半矣

山下出泉曰蒙蒙穉也物穉則天全水穉則味全故鴻漸曰山水上其曰乳泉石池慢流者蒙之謂也其曰瀑湧湍激者則非蒙矣故戒人勿食

混混不舍皆有神以主之故天神引出萬物而漢書三神山嶽其一也

源泉必重而泉之佳者尤重餘杭徐隱翁嘗為余言以鳳凰山泉較阿姥墩百花泉便不及五錢可見仙源之勝矣

山厚者泉厚山奇者泉奇山清者泉清山幽者泉幽皆佳品也不厚則薄不奇則蠢不清則濁不幽則喧必無佳泉

山不亭處水必不亭若亭即無源者矣旱必易涸



石流

石山骨也流水行也山宣氣以產萬物氣宣則脉長故曰山水上博物志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又曰山泉者引地氣也

泉非石出者必不佳故楚詞云飲石泉兮蔭松栢皇甫曾送陸羽詩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梅堯臣碧霄峰茗詩烹處石泉嘉又云小石冷泉留早味誠可謂賞鑑矣

咸感也山無澤則必崩澤感而山不應則將怒而為洪

泉往往有伏流沙土中者挹之不竭即可食不然則滲瀦之潦耳雖清勿食

流遠則味淡須深潭渟畜以復其味乃可食泉不流者食之有害博物志山居之民多癭腫疾由于飲泉之不流者

泉湧出曰瀆在在所稱珍珠泉者皆氣盛而脉



湧耳切不可食取以釀酒或有力

泉有或湧而忽涸者氣之鬼神也如劉禹錫詩

沸井今無湧是也否則徒泉喝水果有幻邪術

泉縣出曰沃暴溜曰瀑皆不可食而廬山水簾

洪州天台瀑布皆入水晶與陸經背矣故張曲

江廬山瀑布詩吾聞山下蒙今乃林巒表物性

有詭激坤元曷紛矯默然置此去變化誰能了

則識者固不食也然瀑布實山居之珠箔錦幙

也以供耳目誰曰不宜

### 清寒

清朗也靜也澄水之貌寒冽也凍也覆氷之貌

泉不難于清而難于寒其瀨峻流駛而清岩奧

陰積而寒者亦非佳品

石少土多沙膩泥凝者必不清寒

蒙之象曰果行井之象曰寒泉不果則氣滯而

光不澄不寒則性燥而味必齋



水堅水也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也在地英明者惟水而水則精而且冷是固清寒之極也謝康樂詩鑿冰煮朝飧拾遺記蓬萊山冰水飲者千歲

下有石硫黃者發爲溫泉在在有之又有共出一壑半溫半冷者亦在在有之皆非食品特新安黃山朱砂湯泉可食圖經云黃山舊名黥山東峰下有朱砂湯泉可點茗春色微紅此則自

然之丹液也拾遺記蓬萊山沸水飲者千歲此又仙飲

有黃金處水必清有明珠處水必媚有子鮒處水必腥腐有蛟龍處水必洞黑嫩惡不可不辨也

甘香

甘美也香芳也尚書稼穡作甘黍甘爲香黍惟甘香故能養人泉惟甘香故亦能養人然甘易



而香難未有香而不甘者也

味美者曰甘泉氣芳者曰香泉所在間有之

泉上有惡木則葉滋根潤皆能損其甘香甚者能釀毒液尤宜去之

甜水以甘稱也拾遺記員嶠山北甜水遶之味甜如蜜十洲記元洲玄澗水如蜜漿飲之與天地相畢又曰生洲之水味如飴酪

水中有丹者不惟其味異常而能延年卻疾須

名山大川諸仙翁修煉之所有之葛玄少時爲臨沅令此縣廖氏家世壽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西湖葛井乃稚川煉所在馬家園後淘井出石匣中有丹數枚如芡實啖之無味弃之有施漁翁者拾一粒食之壽一百六歲此丹水尤不易得凡不淨之器切不可汲

宜茶



茶南方嘉木日用之不可少者品固有嫩惡若不得其水且煮之不得其宜雖佳弗佳也

茶如佳人此論雖妙但恐不宜山林間耳昔蘇子瞻詩從來佳茗似佳人曾茶山詩移人尤物衆談誇是也若欲稱之山林當如毛女麻姑自然仙風道骨不浼烟霞可也必若桃臉柳腰宜亟屏之銷金帳中無俗我泉石

鴻漸有云烹茶于所產處無不佳蓋水土之宜也此誠妙論况旋摘旋瀹雨及其新邪故茶譜亦云蒙之中頂茶若獲一雨以本處水煎服卽能祛宿疾是也今武林諸泉惟龍泓入品而茶亦惟龍泓山爲最蓋茲山深厚高大佳麗秀越爲兩山之主故其泉清寒甘香雅宜煮茶虞伯生詩但見瓢中清翠影落羣岫烹煎黃金芽不取穀雨後姚公綬詩品嘗顧渚風斯下零落茶經柰爾何則風味可知矣又况爲葛仙翁煉丹



之所哉又其上爲老龍泓寒碧倍之其地產茶爲南北山絕品鴻漸第錢唐天竺靈隱者爲下品當未識此耳而郡志亦只稱寶雲香林白雲諸茶皆未若龍泓之清馥雋永也余嘗一一試之求其茶泉雙絕兩浙罕伍云

龍泓今稱龍井因其深也郡志稱有龍居之非也蓋武林之山皆發源天目以龍飛鳳舞之讖故西湖之山多以龍名非真有龍居之也有龍

則泉不可食矣泓上之閣亟宜去之浣花諸池尤所當浚

鴻漸品茶又云杭州下而臨安於潛生于天目山與舒州同固次品也葉清臣則云茂錢唐者以徑山稀今天目遠勝徑山而泉亦天淵也洞霄次徑山

巖子瀨一名七里灘蓋砂石上曰瀨曰灘也總謂之漸江但潮汐不及而且深澄故入陸品耳



養身小品  
余嘗清秋泊釣臺下取囊中武夷金華二茶試  
之固一水也武夷則黃而燥冽金華則碧而清  
香乃知擇水當擇茶也鴻漸以婺州爲次而清  
臣以白乳爲武夷之右今優劣頓反矣意者所  
謂雜其處水功其半者耶

茶自浙以北皆較勝惟閩廣以南不惟水不可  
輕飲而茶亦當慎之昔鴻漸未詳嶺南諸茶仍  
云往往得之其味極佳余見其地多瘴癘之氣

染着艸木北人食之多致成疾故謂人當慎之  
要須采摘得宜待其日出山霽露收嵐淨也  
茶之團者片者皆出于碾磴之末既損真味復  
加油垢卽非佳品總不若今之芽茶也蓋天然  
者自勝耳曾茶山日鑄茶詩寶鏐自不乏山芽  
安可無蘇子瞻壑源試焙新茶詩要知玉雪心  
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是也且末茶瀹之有屑  
滯而不爽知味者當自辨之



茶泉小品  
九  
芽茶以火作者爲次生曬者爲上亦更近自然  
且斷烟火氣耳况作人手器不潔火候失宜皆  
能損其香色也生曬茶瀹之甌中則旗鎗舒暢  
清翠鮮明尤爲可愛

唐人煎茶多用薑鹽故鴻漸云初沸水合量調  
之以鹽味薛能詩鹽損添常戒薑宜着更誇蘇  
子瞻以爲茶之中等用薑煎信佳鹽則不可余  
則以爲二物皆水厄也若山居飲水少下二物

以減嵐氣或可耳而有茶則此固無須也

今人薦茶類下茶果此尤近俗是縱佳者能損  
真味亦宜去之且下果則必用匙若金銀大非  
山居之器而銅又生腥皆不可也若舊稱北人  
和以酥酪蜀人入以白土此皆蠻飲固不足  
人有以梅花菊花茉莉花薦茶者雖風韻可賞  
亦損茶味如有佳茶亦無事此

有水有茶不可無火非無火也有所宜也李約



云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  
蘇軾詩活火仍須活水烹是也余則以為山中  
不常得炭且死火耳不若枯松枝為妙若寒月  
多拾松實蓄為煮茶之具更雅

人但知湯暎而不知火暎火然則水乾是試火  
先于試水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五味九沸九  
變火為之紀

湯嫩則茶味不出過沸則水老而茶乏惟有花

而無衣乃得點瀹之暎耳

唐人以對花啜茶為殺風景故王介甫詩金谷  
千花莫漫煎其意在花非在茶也余則以為金  
谷花前信不宜矣若把一甌對山花啜之當更  
助風景又何必羔兒酒也

煮茶得宜而飲非其人猶汲乳泉以灌蒿蕪罪  
莫大焉飲之者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甚焉

靈水



靈神也天一生水而精明不淆故上天自降之  
澤實靈水也古稱上池之水者非與要之皆仙  
飲也

露者陽氣勝而所散也色濃爲甘露凝如脂美  
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十洲記黃帝寶露洞  
冥記五色露皆靈露也莊子曰姑射山神人不  
食五穀吸風飲露山海經仙丘絳露仙人常飲  
之博物志沃渚之野民飲甘露拾遺記含明之

國承露而飲神異經西北海外人長二千里日  
飲天酒五斗楚詞朝飲木蘭之墜露是露可飲  
也

雪者天地之積寒也汜勝書雪爲五穀之精拾  
遺記穆王東至大嶽之谷西王母來進嶸州甜  
雪是靈雪也陶穀取雪水烹團茶而丁謂煎茶  
詩痛惜藏書篋堅留待雪天李虛已建茶呈學  
士詩試將梁苑雪煎動建溪春是雪尤宜茶飲



也處士列諸末品何邪意者以其味之燥乎若  
言太冷則不然矣

雨者陰陽之和天地之施水從雲下輔時生養  
者和風順雨明雲甘雨拾遺記香雲遍潤則  
成香雨皆靈雨也固可食若夫龍所行者暴而  
灑者旱而凍者腥而墨者及檐溜者皆不可  
食  
文子曰水之道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江河均一  
水也故特表靈品

### 異泉

異奇也水出地中與常不同皆異泉也亦仙飲  
也

醴泉醴一宿酒也泉味甜如酒也聖王在上德  
普天地刑賞得宜則醴泉出食之令人壽考

玉泉玉石之精液也山海經密山出丹水中多  
玉膏其源沸湯黃帝是食十洲記瀛洲玉石高  
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玉醴泉食之長生又方



丈洲有玉石泉崑崙山有玉水尹子曰凡水方折者有玉

乳泉石鍾乳山骨之膏髓也其泉色白而體重極甘而香若甘露也

朱砂泉下產朱砂其色紅其性溫食之延年卻疾

雲母泉下產雲母明而澤可煉爲膏泉滑而甘茯苓泉山有古松者多產茯苓神仙傳松脂淪

入地中千歲爲茯苓也其泉或赤或白而甘香倍常又朮泉亦如之非若杞菊之產于泉上者也

金石之精艸木之英不可殫述與瓊漿並美非凡泉比也故爲異品

江水

江公也衆水共入其中也水共則味雜故鴻漸曰江水中其曰取去人遠者蓋去人遠則澄深



而無盪養之漓耳

泉自谷而溪而江而海力以漸而弱氣以漸而薄味以漸而鹹故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旨哉又十洲記扶桑碧海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此固神仙之所食也

潮汐近地必無佳泉蓋斥鹵誘之也天下潮汐惟武林最盛故無佳泉西湖山中則有之楊子固江也其南冷則夾石渟淵特入首品余

嘗試之誠與山泉無異若吳淞江則水之最下者也亦復入品甚不可解

### 井水

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通也物所通用者也法也節也法制居人令節飲食無窮竭也其清出于陰其通入于滄其法節由于不得已脉暗而味滯故鴻漸曰井水下其曰井取汲多者蓋汲多則氣通而流活耳終非佳品勿食可也



市廛民居之井烟爨稠密汗穢滲漏特潢潦耳  
在郊原者庶幾

深井多有毒氣葛洪方五月五日以雞毛試投  
井中毛直下無毒若迴四邊不可食淘法以竹  
篩下水方可下浚

若山居無泉鑿井得水者亦可食

井味鹹色綠者其源通海舊云東風時鑿井則  
通海脉理或然也

井有異常者若火井粉井雲井風井鹽井膠井  
不可枚舉而水井則又純陰之寒沍也皆宜知  
之

緒談

凡臨佳泉不可容易漱濯犯者每為山靈所憎

泉坎須越月淘之革故鼎新妙運當然也

山木固欲其秀而蔭若叢惡則傷泉今雖未能

使瑤艸瓊花披拂其上而修竹幽蘭自不可少



煮泉小品  
作屋覆泉不惟殺盡風景亦且陽氣不入能致  
陰損戒之戒之若其小者作竹罩以籠之防其  
不潔之侵勝屋多矣

泉中有鰕蟹子虫極能腥味亟宜淘淨之僧家  
以羅濾水而飲雖恐傷生亦取其潔也包幼嗣  
淨律院詩濾水澆新長馬戴禪院詩濾泉侵月  
起僧簡長詩花壺濾水添是也于鵠過張老園  
林詩濾水夜澆花則不惟僧家戒律爲然而修

道者亦所當爾也

泉稍遠而欲其自入于山厨可接竹引之承之  
以奇石貯之以淨釭其聲尤淨淙可愛駱賓王  
詩剡木取泉遙亦接竹之意

去泉再遠者不能自汲須遣誠實山童取之以  
免石頭城下之僞蘇子瞻愛玉女河水付僧調  
水符取之亦惜其不得枕流焉耳故曾茶山謝  
送惠山泉詩舊時水遞費經營



移水而以石洗之亦可以去其搖盪之濁滓若其味則愈揚愈減矣

移水取石子置瓶中雖養其味亦可澄水令之不淆黃魯直惠山泉詩錫谷寒泉隨石俱是也

擇水中潔淨白石帶泉煮之尤妙尤妙

汲泉道遠必失原味唐子西云茶不問團錡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又云提瓶走龍塘無數千步此水宜茶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

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新茶不過三月至矣今據所稱已非嘉賞蓋建安皆碾醞茶且必三月而始得不若今之芽茶于清明穀雨之前陟采而降煮也數千步取塘水較之石泉新汲左杓右鎗又何如哉余嘗謂二難具享誠山居之福也山居之人固當惜水况佳泉更不易得尤當惜之亦作福事也章孝標松泉詩注瓶雲母滑漱齒茯苓香野客偷煎茗山僧惜淨牀夫言偷則



誠貴矣言惜則不賤用矣安得斯客斯僧也而與之爲鄰耶

山居有泉數處若冷泉午月泉一勺泉皆可入品其視虎丘石水殆主僕矣惜未爲名流所賞也泉亦有幸有不幸邪要之隱于小山僻野故不彰耳竟陵子可作便當煮一盃水相與蔭青松坐白石而仰視浮雲之飛也

後跋

子藝作泉品品天下之泉也予問之曰盡乎子藝曰未也夫泉之名有甘有醴有冷有温有廉有讓有君子焉皆榮也在廣有貪在柳有愚在狂國有狂在安豐軍有咄在日南有淫雖孔子亦不飲者有盜皆屏也予聞之曰有是哉亦存乎其人爾天下之泉一也惟和士飲之則爲甘祥士飲之則爲醴清士飲之則爲冷厚士飲之



則為溫飲之於伯夷則為廉飲之於虞舜則為讓飲之於孔門諸賢則為君子使泉雖惡亦不得而汗之也惡乎辱泉遇伯封可名為貪遇宋人可名為愚遇謝奕可名為狂遇楚項羽可名為咄遇鄭衛之俗可名為淫其遇蹠也又不得不名為盜使泉雖美亦不得而自濯也惡乎榮子藝曰噫予品泉矣子將兼品其人乎予山中泉數種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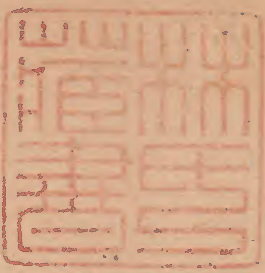
附其語于集且以貽同志者毋混飲以辱吾泉餘梳將灼題

大學士高中玄公伏戎紀事

新鄭高拱著

秀水項德楨校  
華亭陳繼儒訂

隆慶庚午秋九月十九日北虜把漢那吉來降惟時宣大總督臣為王公鑑川崇古大同撫臣為方公金湖逢時胥遣官仵具揭帖飛報予曰今有虜酋俺荅親孫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來降稱是伊祖奪其新婦以此抱憤而逃投向中





國譯審是的議當如何處者且卽言易趙全事  
予問老酋動靜若何待孫意若何曰老酋愛其  
孫甚而其妻之愛之也更甚老酋畏其妻昨那  
吉之來以老酋故其妻以柴木擊之曰卽中國  
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吾孫也予喜曰得策  
矣乃復書曰虜酋欵塞蓋數百年所無者乃我  
皇上盛德所臻亦公明威所格然此中國利機  
處須得策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不成中國桃

松寨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遂殺之則絕彼繫  
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  
明言易趙全等亦未爲可何也虜人來附吾自  
當撫育之不能撫育仍執還之而徒易一二叛  
人是失中國之體而與夷狄爲市道交豈不見  
笑於天下後世故亦未可只宜將把漢那吉厚  
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歆豔吾中國之富貴  
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其心其奶公者旣能嗾



伊尹紀事  
那吉來降則其人亦必可用而劫老酋之孫以  
來也則必不敢復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敢復  
歸之心則吾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  
今日之計苟可以圖老酋者令其密陳計策果  
遂所圖則便可與之以官使之佐那吉爲吾中  
國屬夷世受賞資皆得以名號強於沙漠之間  
如此則彼必心悅爲吾用而那吉之心亦安至  
如老酋者聞吾之厚其孫也則其心亦必德我

果擁兵來索吾只嚴兵以待而從容以諭之曰  
那吉來降吾知爲汝孫也乃厚待之如此汝不  
感德尚敢言歟汝若早有汝孫之見慕義來降  
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乃擁兵以來能  
無愧耶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自計窮  
而吾乃可執此以爲撓制之具况黃台吉素恨  
老酋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  
咎老酋偏愛之無着而老酋之來索也彼亦必



不肯竭力爲助從此父子東西亦當有釁吾得以喘息爲備若果老酋可圖或忿沮而死則吾便可如前約而行將此子並奶公封之以官使歸領其衆仍許以有人敢讐汝者吾當助汝圖之使世受國恩爲吾藩籬彼黃台吉素恨此子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受中國名號亦必不肯相下彼此既不相下必互相吞噬日見多事吾中國乃因得以日修戰備而享數十年之

安此在今日決策之何如也若老酋重愛其孫必欲得之則其勢必求歸順吾姑未許而只颺言曰彼久作歹於中國若非有的確證據安得信其歸順而又令人旁諭爲之計曰若將趙全等縛以獻則歸順可成那吉可得不然且無計老酋當必悟若果縛之以獻吾則受之而與言曰觀汝此舉可爲誠信今後汝是中國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國赤子旣是一家汝孫可聽其



歸不爲彼此則是嘉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  
體面斷不可以今日之留爲質當以他日之與  
爲易換而失吾中國之尊縱彼不縛以獻則趙  
全等必不自安携二當自此始吾乃再用計圖  
之今且不可說破只加意厚待那吉厚待奶公  
而老酋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姑徐徐應之乃  
爲得耳僕意今日之事似宜如此且看動靜何  
如當再有處是時張公鳳磐四維爲吏部侍郎

鳳磐者鑑川甥也予乃語鳳磐曰此事關係重  
大須處得機宜乃可不者且難收拾今若果如  
來人言老酋愛孫甚欲得之急則吾方可厚待  
寵異之持爲撓制之具倘所言未的那吉非老  
酋所愛怒其逃而殺之不恤也當別作計較於  
是而寵異之反爲所笑至於易趙全等本自善  
計果得全便可因計散板升之衆但今卽以爲  
言恐事未必諧吾先失着必須真得虜情乃可



仿刑紀事  
如此爲也此書中意未盡者幸轉語尊舅氏鳳  
磐曰諾蓋嗣是每計事不及書者必托諸鳳磐  
多不能悉記云乃鑑川得虜情的遂以其事聞  
並陳處置之策謂宜假那吉以冠服示優厚以  
繫老酋之心詔下兵部議時衆論洶洶本兵郭  
公乾闇懦惴慄不敢出語又有少司馬谷公中  
虛者從旁尼之恐之以禍俾勿從議迄不定予  
乃力主總督議在必行不得已遂以題覆得

穆宗皇帝聖旨這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恤把  
漢那吉且與做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還各照  
品賞大紅紵絲衣一襲該鎮官加意綏養候旨  
另用其制虜機宜着王崇古等照依原奏用心  
處置務要停當當是時俺荅聽趙全等唆誘業  
擁兵駐邊爲索孫計並調黃台吉兵至遠近惶  
惶訛言四起宣大按臣姚公繼可遂奏劾督撫  
總副等官人心益懼予爲題覆曰該巡按御史



姚繼可題稱隆慶四年十月初一日虜賊二萬餘騎自平虜入境殺擄人畜巡撫大同方逢時登城見賊逼鎮城慌忙無計謀出下策隨差旗牌龔喜通事土忽智直入虜營見黃台吉說稱我太師叫這邊差一人去城上答話黃酋差賊帖木舍來見逢時引至城樓頂上密行譯審犒賞送回又授諜者指以侵犯宣府地方黃酋果起營侵犯洪州一帶其各該鎮巡將領等官有

臨敵而僥倖苟免者有畏敵而觀望不進者事跡昭然通應併究乞將平虜叅將劉廷玉候賊退事定之日究問大同總兵官馬芳行令戴罪殺賊巡撫方逢時亟行罷斥總督王崇古免究仍行戒諭逐賊出境以靖地方奉

聖旨吏兵二部知道除馬芳劉廷玉等兵部議覆王崇古免究俱無容再議外爲照方逢時年方精強才猷敏練邊方允賴輿論共推今指其



致款曲於虜營非有證據之實嫁禍患於宣鎮  
又無知見之人况虜酋執叛乞降之時正撫臣  
臨機設策之日夷情既不可盡洩秘計亦難卽  
自明但當要其後效何如耳果於事無成自難  
逭其罪如於國有益自難掩其功今事未就而  
預責之何以能得其情若謀未諧而輒易之又  
孰爲善其後合候命下行令方逢時照舊安心  
供職務要協贊總督奮勵將士期收五利共圖

萬全固不可偏泥已見有疎未然之防亦不可  
惑沮人言坐失垂成之績通待事完奏請取自  
上裁庶人心不搖邊事有濟得

旨方逢時着照舊供職予乃復召職方郎中王  
緝語之曰虜酋所爲擁衆近邊者以孫故卽據  
按臣言在十月朔伊孫尚未處分彼固未知也  
今命已下總督者方在處分彼若聞之當自退  
且今冬寒水凍草枯安能久住得逞只行令督



撫嚴加提備安心處分便了一二日間當得消息正不可輒自周章先爲撓阻致乖事機本兵如指覆行之於是督撫諸官皆安得悉心計事督撫先旣得優處那吉之

旨乃卽遣通丁鮑崇德直入虜營宣諭仍書宣諭詞語一通給付之崇德見俺荅尙疑不信崇德乃殺伊孫之仁給賜官服之恩而責問伊令黃台吉入犯之罪及告以趙全等叛逆犯法構亂伊

父子祖孫之情並許以執叛納款可得伊孫之理開示順逆曉譬禍福俺荅尙疑不信崇德乃出所賚宣諭詞語示之俺荅乃大喜而屏去左右語崇德曰我本意欲進貢來都是丘富趙全到邊哄我該坐天下教我攻掏城堡連年用兵兩下廝殺不得安生今天使我孫投順南朝乃不殺又加官又賞衣服恩厚若此我今始知中國有道悔我前日所爲若果肯與我孫我願執



休致紀事  
九  
獻趙全等贖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  
掌管北邊各酋長誰敢不服再與我鑿鍋布等  
物爲生我永不敢犯邊搶殺年年進貢將來我  
的位兒就是把漢那吉的他受天朝恩厚不敢  
不服隨遣夷使二人同崇德回報督撫審覈得  
實乃備上其事得

旨虜酋旣輸誠哀懇且願執叛來獻具見恭順  
伊孫准遣還仍賞綵段四表裏布一百疋其乞

封進貢一節着總督鎮巡官詳議停當具奏蓋  
十一月十三日也予乃語賚奏者曰那吉是三  
品官可用緋袍金帶褶蓋朱旗鼓吹送之去且  
傳語俺荅道我說來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  
尋常着俺荅好生看待不許作賤他當是時俺  
荅已將趙全李自馨猛谷王趙龍劉四馬西川  
呂西川呂小老八人擒獲十九日送入邊矣督  
撫得遣還



何邦紀事  
旨乃以二十一日遣那吉還老酋既得孫而又見榮耀乃如此相持感泣南嚮脫胡帽崩角稽首無已蓋虜拜天則脫帽敬之至也而求封貢益切鑑川以書報予且議所以封貢者暨趙全等行刑所予呼其使至閣諭之曰趙全等叛逆多年勾引虜賊入犯殺擄人民攻陷城堡罪惡滔天

先帝懸高爵重賞購求不得今既得之必當獻俘於朝明正其罪乃理之正且今天下假事甚多而訛言更甚多若在邊行刑則今日殺了趙全明日就是假的將曰彼趙全何可得者乃假他人作趙全欺朝廷耳當是時而欲以真趙全示人可得乎卽恐途有疎虞只防衛加嚴便了彼在虜尚可縛來乃今防其逸乎遂貽書鑑川曰僕抱病神思慵憊然於處降一節未嘗不伏枕而慮也僕初意欲以封貢遣還一時而舉似



休刑紀事  
於國體尤爲光大既見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  
人心不同恐曠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爲不美則  
尊見良是故特擬從今果聞趙全等皆獲則上  
一節已完可喜也而公爲國之赤忠謀事之苦  
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節方爲完美不  
然  
明旨旣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是已許之矣如  
不克終則

明旨無着甚不可者虜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貢  
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事者無人處之不善  
致有三十餘年之患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機  
而又得公在事威信旣孚處置又善當必可成  
使國家享無窮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非公  
之功而誰也招降懸賞甚重已久奉欽依而按  
者以納降爲罪誠不知此金湖能與公同心佐  
成此事厥功茂矣方當論上賞豈可因人言遂



休班紀事  
求去乎必無此理當自有處也古云侯誰在矣  
張仲孝友僕雖不敢望張仲而爲國之心敢謂  
與張仲同豈肯聞於浮言使大將不能成功哉  
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虞也阿  
力哥似當留之蓋彼乃吾千戶若遣之還恐老  
酋甘心此人不惟有傷事體而歸降之人不能  
庇佑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若老酋旣得  
封貢成一家矣於是時而遣之往來明言不許

害他庶乎其可况留此一人則亦可以時問虜  
情而知彼中之動靜與夫所以制馭之策亦自  
吾之利試再思其何如趙全等還當解京獻俘  
請於

皇上告郊廟而後正法乃可以號令天下僕病  
愈纔二日以事關緊切勉強放筆奉布惟公裁  
之於是督撫乃以趙全等并先獲張彥文九人  
者檻送京以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方送法司時



伊尹紀事  
予邀同官至射所面審之七人者皆無言惟趙  
全李自馨有言而李自馨者故生員也乃數言  
不能明者全一言卽明之果驍黠異常予問全  
曰我要奏朝廷寬汝死令汝報効能否曰能予  
曰汝爲俺答腹心年久安保無他全曰小的在  
虜用事多年也曾替他掠地攻城使他大得志  
又每以衣服飲食器用珍奇之物常常供奉我  
孝順他可謂至矣乃今爲他一箇孩子將我等

綁縛而來不如蒿草無恩至此我恨不得食其  
肉尚可與見面乎予曰汝能用多少人馬全曰  
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兵多累贅不如  
用少輕捷耳予曰汝且去遂送刑部獄中予因  
思曰虜得吾人卽用之知吾虛實而入犯每得  
利吾得虜人乃卽殺之反爲彼滅口非計今誠  
宜奏於上姑緩全等死豢以美食好衣而明告  
之曰今欲用汝報効然無使用之理必是汝等



備用紀事  
盡說虜情各獻破虜計待汝言果効乃始用之也於是但有虜情卽以問之則吾可以得虜中虛實而卽以制之不有愈於夜不收偵探無實者乎因又思曰中朝議尚洶洶封貢事尚未行今刑章未正爲此出奇事恐又惹紛亂有妨後着不如已之而活口幸在乃不得一盡虜情亦可惜也於是選伶例曉事衛經歷九人使入獄中每一人守一囚隔別不得相通日飲之酒而謂之

曰高閣老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功汝須吐實獻謀言果有驗乃可用之不然汝負大罪可便用耶因問以虜之所長者何所短者何其所幸中國者何所畏中國者何其將領幾人是何姓名年紀各若干所領人馬各若干某強某弱某與某同心某與某有隙其所計欲如何中國如何可以制伏以及繼息動靜皆問之日各書一紙來於是九人者如令行之囚甚悅各盡其說



何所事  
每日暮九人者各送揭帖至得虜情甚悉至今  
封存焉暨法司以獄成奏上遣官奏告郊廟臨  
朝受俘而磔諸市梟其首傳示九邊乃加恩內  
外大小有功諸臣陞賚有差於是鑑川王公疏  
言封貢事詔下兵部議時衆論洶洶愈甚言官  
各上議鑑川且被排擊人爲之危予力左右護  
持之兵部覆仍令該鎮再議鑑川肩任愈力不  
爲沮與該鎮諸臣仍執前議上兵部又覆令五

府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各有異辭卒依違靡定  
得

旨這事情重大所議未見停當還再詳議來說  
予計此至廢寢食因念曰虜人候命久不得或  
生變而人情乃如此則究竟謂何乃令中書官  
檢出內閣所藏

成祖封忠順忠義等王故事其間勅諭之諄詳  
賚錫之隆厚纖悉皆備乃召職方郎中王緝至



閣令持去以示本兵暨各當議事之臣人乃始知

祖宗朝亦有此事而予乃力排衆議公言之曰今所爲紛紛者動以宋氏講和爲辭不知宋弱虜強宋求於虜故爲講和今虜納貢稱臣南嚮稽顙而吾直受之是臣伏之也何謂和又動以先帝禁馬市爲辭不知

先帝所禁者官與之市而仇鸞爲奸者也然遼

東不互市乎今正如遼東例與民互市耳何謂馬市之禁又動以虜必渝盟爲辭虜往累歲內犯直至近郊殘毒爲甚豈皆封貢致之哉縱使渝盟不過如往歲之入犯而已矣而又能加乎然少亦當有三五年安則是數年之後纔如往年耳而今且得寧息乘暇修吾戰守之備備旣修則伸縮在我任其叛服吾皆有以制之卽叛固無妨也獨柰何舍此不計而徒爲紛紛乎虜



數十年犯我無狀甚矣然竟無如之何今稱臣  
納貢叩頭萬歲亦可以伸吾君父之威獨柰  
何不敢勝消而畏懼之至此乎且議也者可否  
叅者也使事本是而皆以爲非是何愚者之多  
也使事本非而皆以爲非是何智者之多也今  
議事之臣紛紛然者豈皆審究利害爲國謀哉  
徒見事體重大故發言相左恐後有不諧者則  
以爲莫道不會說來以是推諉而已豈其本心

然乎且吾豈不懼禍哉乃獨如國事何蓋反覆  
萬言中朝悉聞之於是兵部見勢不容已乃如  
總督議覆上得

旨這事情你每旣議處停當都依擬行於是禮  
部以封爵請得

旨俺荅封順義王寫勅與他還賞大紅五綵紵  
絲蟒衣一襲綵段八表裏蓋三月二十八日也  
而旋又加昆都力哈黃台吉官都督同知仍各



賞大紅紵絲獅子服一襲絲段四表裏與之勅  
餘指揮千百戶六十三員時貢市議尚紛紛而  
老把都死其婦頗有異志鑑川書來計事予答  
之曰來諭四事區畫周悉僕熟思之可從而無  
他議者一可從而有議者二難從者一夫與之  
以印使其相傳爲重此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  
廣鍋不用潞鍋用以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  
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爲諸親乞賞所宜給

之然須議爲定數每歲爲常以後不得再行添  
乞庶絕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有議者也至於  
虜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慰俺酋之  
心奚不可者但虜無終不渝盟之理稍有形迹  
卽據以苛責乃我中國縉紳之故態也今只在  
外處分他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入則或有  
渝盟之時必以爲釁由此起而追咎始事者之  
失策此可不豫爲計耶故直厚賞以遂其豔利



之心而不必令人乃爲穩妥此非以處虜人乃所以處中國之人也處中國之人者乃所以爲公他日處也而可不審哉若夫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則任其颺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彼如作反吾嚴兵以待有戰而已切不可宜委曲遷就招致其來蓋天下之事人有求於已則重已有求於人則輕爲一首所輕則諸酋皆輕之而挾持要索之事起欵順反不得永矣况諸酋皆正

順伏而此一老婦又何能爲吾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此老婦者置之不理亦不以一言指通故示絕之之狀彼必有無意思搖尾乞憐吾乃始數其罪而容之則伸縮之機在我自可以制馭諸酋不然便任其去亦無害也大抵公意欲得此事完全恐有破綻僕則以爲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其完全彼若全順吾全禮之彼若全背吾全不禮彼若有順有背吾則



有禮有不禮做成此等規模氣象使彼常有恐  
失榮利之懼而吾則加厚撫賞又有以悅其心  
如有不馴便少加頓挫以示不甚要緊之意斯  
爲羈縻之理就中若過爲委曲遷就求全則其  
機在彼勢翻難久而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友作  
奸人之話柄破綻孰甚焉僕每有此意而未得  
一告乃今略陳其槩如此惟公裁之又昨見大  
疏內語侵前按不惟前者難爲心而繼者亦難

爲顏面恐激出事端不美也僕爲各加撫慰已  
皆無他說矣然不可不告公知之於是貢使入

京議止而老婦後亦馴伏又俺荅

乞番經  
并討番僧講

說鑑川書來計事予荅之曰前教三事有何不  
可行者而部科皆難之卽如鐵鍋往歲入犯搶  
去者何限顧能斬之耶而今便云不可是必使  
搶去而後可也前已明諭此意今尚不見處分  
茲承教領悉番經已有定說與之矣番僧必須



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

天道尊中國戒殺爲善卽往西天做我佛如來  
豈不快哉蓋順義此舉乃其悔禍之機惟公成  
就之僧須用二人若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  
見證中有弊端耳開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哄  
虜人得利甚多彼亦必知之當漸起爭心非可  
繼之道也今須明禁俾少有利焉足矣不得如  
前所爲如此卽順義聞之亦當感悅謂我以一

家待之也時撫賞議未定黃酋又欲帶二婦人  
入居山後伊親屬夷處鑑川書來計事予荅之  
曰虜人性本貪婪惟利是視誘之以利卽死命  
亦可制則撫賞定宜從厚正不必借此小費已  
每與司計並各科道言之其理旣明當無苛責  
者也各院出納之吝公還當曉諭之財固不可  
浪費然當濟事處却從固嗇則留之又何所用  
况其出亦不多乎禁民不得取馬利太多前已



伏戎紀事  
言之諒自有處二事得當則虜可羈而豢矣至於黃酋以二婦帶衆入居此必不可彼豺狼也畢竟難作一家人况逼近山陵事亦當慮若止顧目前之款順而不爲他日之遠圖則今日之完全反成他日之釁隙願公深思之大抵各酋旣順則黃乃狐雛耳卽有跳梁亦何能爲不趁此時且從且違且恩且威以惛疊其心而定下規模乃惟其言是從則他日事體已定處之豈

不難哉故愚以爲此宜厚賞而遣之還不必徇之可也時宣鎮撫臣吳公環洲先新開府來議邊事予荅之曰處虜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如公意得來諭爲之躍然大抵此事必有利而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盈庭有如鼎沸陳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爲主持幾何其不壞也且又動以宋人講和爲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已求人其機在人以人求已其機在已宋人不得



已而求和於虜其機在虜故曰講和今虜求貢  
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譬之  
犬然當其搖尾乞憐直豢之而已何以謂和哉  
又

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戌後官與之市者也今  
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何  
以謂馬市哉事理有在機會可惜鑑川毅然請  
決可謂雄傑然得公此說益爲有助而公爲國

之忠謀國之智皆可具見豈不亦雄傑也哉又  
書來計事予荅之曰防虜事宜委曲詳悉具見  
留心之密鍋市一節部議與以銅鍋旣利其用  
而不可以爲兵似亦通得撫賞窮夷宜有定數  
以後不得加損爲當印章則直給與之可也惟  
是虜使之入還須議處停當該部卽覆本矣老  
把都之婦旣有異心任其颺去彼如不貢吾亦  
不市以示絕之之意却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



之喪禮恩周備直待彼自求我乃始容之斯爲得策若恐其不來遂加委曲則不惟爲老婦所輕而諸酋皆輕我矣况諸酋皆順而此婦獨何能爲僕已將此意告之鑑川不知近日事體果何如也又車夷有逋去者按臣姚指以爲言環洲書來計事予荅之曰車夷原不甚關輕重去者亦不多人而張大若此蓋不惟武弁好妄報而監察者亦好甚言然又不惟監察者好甚言

而本兵亦好支吾了事天下事何由濟也僕已與本兵言只着督撫議處旣覆得

旨矣虜之貪得如犬之逐臭只委之以利無不可餌而制之者正不必拘拘於毫末之間也此意亦每與司農及言官道之此後當亦不爲苦計前又曾與鑑川書言開市時須禁吾軍民不得欺虜多得其利如此則不惟虜獲利多而又見吾以一家人待之其感又當倍也大抵見小



利惜小費必不能濟大事今只以公意爲之僕當力主於內必不至爲人所撓也又以十二事來計予荅之曰來諭虜情十二端其中可從者六不可從者六以愚計之其所謂可從者有一難行者有一還當審處蓋貢使入京端不可開此難行者也撫賞窮夷宜稍從優厚如遂開報人數議明賞格則彼初尚知恩以後遂爲定例持券以索亦只視爲故事誠不如且爲活法有無

多寡視彼恭順何如隨時處之則或伸或縮機常在我恩且不測甚可以運吾鼓舞之權似爲得也然今在公則可若他日無善處之人不能勘酌非褻吾惠必失虜心事有乖張弊且百出則又不如議爲賞格之可常此當審處者也其四則公之議皆是矣其所謂不可從者有一亦通得蓋鍋釜彼所必用嚴禁爲難若如前議量與廣鍋究竟無甚利害不惟以遂虜人之望而



亦以止中朝之紛紛此亦通得者也其五則公之議皆是矣惟所行也時套虜吉能亦款塞乞封貢三邊總督戴才上其事謂宜封貢而不宜互市意有異同得

旨才受三邊重任套虜應否互市當有定議却乃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且不究還着作速從實議來不許含糊誤事授官通貢依擬予乃貽總督書曰貢市一節公意謂止行於宣大

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爲三邊宣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俺荅之人稱吉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荅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熟計之於是兵部議上吉能封貢事得

旨這各夷官職都依擬吉能還賞大紅紵絲衣



伊和紀事  
一襲綵段四表裏寫勅與他蓋吉能官都督同  
知而其餘指揮僉事者八千戶者十三百戶者  
六繼而三邊總督議互市疏至如宣大例  
上乃允之而邊事協一矣於是俺荅率諸酋長  
上表謝恩貢上馬三十銀鞍一

上嘉納祭告郊廟而賞俺荅大紅白釋紵絲衣  
一襲綵段八表裏吉能等賞如宣大例於是俺  
荅又擒叛逆趙全餘黨趙宗山等四人張哲等

十八人來獻得

旨俺荅執逆來降誠順可嘉賞銀三十兩綵段  
四表裏至是三鎮市竣鑑川乃上疏叙內外文  
武有功官而以內閣爲功首兵部覆稱內閣高  
拱竭忠體國用夏變夷功當首叙宜厚加陞賞  
世廕

上發閣擬票予乃具揭辭免

上不從下御札必欲加恩予乃具疏辭曰該兵



伊弉册事  
部題稱三鎮貢市事完擬加恩有功人員首叙  
臣等贊襄微勞擬厚加陞賞世廕伏蒙發下擬  
票臣等隨具揭辭免節奉御札邊境輯寧卿等  
贊襄大計加陞廕擬旨來欽此臣等聞命不勝  
感戴不勝惶懼夫虜酋奉貢稱藩誠古今希曠  
之事然乃

皇上盛德孚格神武布昭所致臣等何力敢貪  
天功且臣等夙抱苦心向未敢明其意方茲事

之始也羣議紛亂日異而月不同幾方合而忽  
奪其成計未就而先幸其敗當是時欲擬却那  
吉之降則縱桃松寨之辱國可徵也而恐又傳  
笑於四方欲擬拒俺荅之貢則斬石天爵之貽  
患可徵也而恐又結禍於他日臣等用是殫精  
悉慮仰贊宸謨成此大計但以盡此一念爲國  
之心卽禍福所不敢計又何敢以倖功也幸賴  
皇天鑒臨



聖主明斷於上俾邊臣之謀得以有終卽今封  
貢互市皆已竣事三隣晏然曾無一矢之警境  
土免於蹂踐生民免於虔劉客兵不調帑藏不  
發卽邊費之省不下百餘萬卽胡利之入不下  
數十萬縱使虜酋明歲輒渝盟而我中國今歲  
之利亦已多矣有尊而無辱有益而無損旣昭  
然矣蓋至是而事理始見臣等爲國之心始得  
少償夫旣得償爲國之心則臣等志願已畢不

啻萬萬足矣而又何望乎卽臣等夙夜圖畫不  
無少效微勞然備員輔弼乃職分當然所以仰  
報

皇上之隆恩者曾無萬分之一而遂因以冒叨  
陞廕寔所未敢此臣等懇悃血誠鬼神照察非  
敢有矯飾也伏望

皇上俯垂昭鑒特允辭免則不惟愚分獲安而  
臣等爲國初心亦可以白原非有所爲也疏奏



上見予意懇有

旨卿等所奏准辭還各賜銀五十兩斗牛衣一襲於是予伏自念曰吾所爲力贊成封貢者意固有在也今封貢已成乃不一明吾意則封貢其謂何遂上疏曰具官臣拱謹奏爲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臣等竊惟來者不拒帝王馭夷之方忘戰則危聖人保邦之訓頃者北虜俺荅率衆款塞稽顙稱

臣奉貢闕下數月之間三隅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覲之事而今有之實我

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所致中外臣民所以懽忻忭舞戴頌於罔極者也然初議之時發言盈庭而臣等獨仰奉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夫夷狄之性譬之禽獸適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則狂顧反噬爲中國計惟當順所利而



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禮樂馴服法度繩約者也  
昔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求賞賚  
與互市之利耳而邊吏倉卒不知所策廟堂當  
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  
虜怨憤自此擁衆大舉入犯或在宣大或在山  
西或在薊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  
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夫妻不能相  
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

止邊臣重苦莫支而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  
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  
今天祐國家使其裔孫來降賴朝廷處置得宜  
彼遂感恩慕義請貢稱藩是天以安攘之機授  
我也我於是遂因而受之則不惟名義爲美而  
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  
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而中外皆  
得以安此其一焉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鎮馭



四夷况彼輸誠叩首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  
要索者萬倍不同彼既屈服於我我若拒而不  
受則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  
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明主威德於四海  
也故直受而封錫可以則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  
桀獷之咸賓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  
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  
之心此又其一焉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本

意之所在也夫虜自庚子猖獗以來

先帝常切北顧之憂屢下詔諭修舉邊務然勞  
力費財卒無成效者非徒當事之臣苟且支吾  
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雖有修為隨經殘  
擾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是故不能有  
所積累以就一事徒勞費而無功也今虜既效  
順受吾封爵則邊境必且無事正欲趁此閑暇  
之時積我錢糧修我險隘練我兵馬整我器械



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攜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沉幾密畫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有三五年寧靜必然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當是時也彼若尋盟我仍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我遂興問

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虜狂故態必難再逞而中國可享無窮之安此則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由前二說乃目前之計既皆驗於行事由後一說乃久遠之計方取必於將來是在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若能仰承廟謨實心修舉使邊事日勝一日是爲長治之基若不思社稷之深計不識朝廷制禦之微權苟見一時寧息遂爾怠玩偷安無復備戒之



伊尹紀事  
慮沿習故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  
患來者則不惟良時一過不可再得而從此邊  
備寢弛久愈難振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是利  
未得而已博其害虜未制而反制於虜所謂病  
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謀國之  
忠他日番成誤國之罪矣此在今日不敢不直  
明言者也伏望勅下兵部嚴飭各該督撫將領  
諸臣務要趁此閒暇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着

實整頓有當改絃易轍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  
因循自誤仍乞賜勅一道戒諭邊臣責其成效  
此後再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  
二三元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  
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  
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  
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成  
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



伊尹紀事  
罪而必不可赦何也往歲疆場多壘欲爲而不得則其無功猶可恕也今旣無事可以爲矣而仍復玩愒致誤大計則實有欺君僨事之罪又何可以恕哉如是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廟堂得坐勝之策而宗社有永安之麻臣等區區謀國之忠亦可以有終矣邊方幸甚天下幸甚奏上得

旨邊境旣寧邊政正宜及時修舉覽卿等奏具

見爲國深遠忠猷着兵部看議來行於是兵部

覆皆如議時

又有黃台

吉索史夷事督撫以報予各

答之書曰黃酋索史大官來見僕反覆思之必當有處古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酋初遲遲不受封賞物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爲無賴之狀以挑我耳若遂從之是示弱於黃也史吾屬夷久爲吾用而我不能護庇是示弱於史也示弱於黃則今日之封市不足爲罕示



弱於史則昔日之撫養不足爲恩目前之事雖必可了而方來之漸或有多端所宜深思者也况俺答旣以心服昆都吉能旣以帖伏黃酋一枝其勢已孤安能獨逞卽逞也吾以全力應之又何所畏不趁此時處箇定帖將來諸酋或有起他心者而此酋乘之則不可圖矣且今亦不必與之惡做只以理論之陰拆其驕悍之氣彼如不悛吾亦不理彼如無狀我卽明言與絕彼

敢來犯吾合史大官之衆與之決戰孤雛摧之何難必待其計窮求憐我乃施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深喜如此則操縱之機在我而彼莫可以窺庶諸酋之款順可要諸久而史大官者亦氣舒心感懽爲吾用而無復有他計也大抵欲堅虜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處置之善而處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威立而惠乃不褻况衆旣歸一人亦自難叛正不必徇之



之日也願熟計之督撫如計行黃酋亦遂馴伏  
時吉能欲搶西番甘肅撫臣廖公逢節奏恐道  
出本境邊外爲患欲令宣大總督禁束鑑川以  
爲言予語本兵曰禁虜搶西番理旣難通而套  
虜亦委諸宣大總督更難通令寢勿覆乃以書  
荅鑑川曰黃酋頗驕悍且孤枝難叛似宜借史  
夷事稍抑之待其調帖乃已庶諸酋之款順可  
要諸久試更思如何吉能搶西番事已令本兵

立案不覆矣蓋不欲其犯我又不欲其搶番豈  
人情哉若然是仍令犯我而後已也但明言許  
其搶番又非國體故直不覆付之無何有而已  
矣又寧夏撫臣羅公鳳翔奏欲給虜官俸鑑川  
爲言予荅之書曰虜情詳悉爲感爲慰趨此閒  
暇亟修內備待內備旣充則伸縮在我虜不足  
計矣惟公留神且虜本非吾族類封貢市乃是  
羈縻之計而初則人甚難之及見事成則又議



伏戎紀事  
令支俸豈不畫蛇添足可笑也已令寢不覆矣  
蓋至是而諸策皆盡邊事底寧貢市以時中外  
靖謐人情忻忻無復他說矣是舉也非鑑川弘  
才赤膽孰能爲非予愚直朴忠孰肯主追憶始  
事時舉朝爲敵議論百出震撼擊撞旁觀者危  
之而予也止知有國不止有身止知事機可惜  
不知利害可慮徒以孑然之軀獨立危言力排  
衆議成敗禍福誠莫覩其所歸也賴

先皇明聖垂鑒不疑斷出宸衷迄遂成事國勢  
尊安邊鄙不聳歲可省內帑百萬之金邊民百  
萬之命財貨無筭之搶掠民狎其野穡人成功  
已三年矣卽未知他日何如然亦旣得策庶幾  
可少盡臣子報主之心而予又得保首領返丘  
壑讀書談道以畢餘年豈非幸哉噫豈非幸哉



丹青志序

三斗矣唯未味則日可破然亦予之志也  
萬之命根實無筆之計其神其理盡入如也  
尊安幾備不登歲而首內帝百海之金靈只百  
矣皇則望垂鑒不疑微出矣東交後如事國獲

丹青志序

吳中繪事自曹顧僧繇以來鬱乎雲興蕭疎秀  
妙將無海嶠精靈之氣偏於東土耶抑亦流風  
餘韻前沾後漬耶癸亥秋日臥疴齋居雨深巷  
寂揜扉散髮展焙所藏名畫累累滿壁丹鉛粉  
墨蒼潤淋漓竹塢寸煙花林尺靄圖石疑雲寫  
川欲浪人鬼奪幽明之奧禽蟲儼飛蠕之色於  
是感名邦之多彥瞻妙匠之苦心斷自吳都肇

丹青志序



丹青志序  
乎昭代援豪小篋傳信將來若夫四海遼乎千  
齡邈矣編充簡積我則不暇嗚呼蠅染屏間孫  
郎舉手水鳴牀上唐帝驚心刺圖而鄰女捧膚  
畫鎖而楣龍歛翼信天機之玄化非人工之所  
逮也嘉靖癸亥七月病士王穉登序

丹青志目錄

神品志

一人

附三人

沈周先生

二沈處士

杜徵君

妙品志

四人

附四人

宋南宮先生

唐解元

文待詔先生

文嘉

伯仁

張靈

朱生

周官

能品志

四人

兩夏君太卿中書

周臣

仇英



逸品志 三人

劉僉憲 兩陳君道復 子正

遺耆志 三人

黃子久 趙善長 陳惟允

棲旅志 二人

徐先生 張先生

閨秀志 一氏

仇氏

目錄 畢

刻皇明吳郡丹青志

太原王禕登撰

華亭陳繼儒校

樵李李日華

神品志 一人 附三人

沈周先生 二沈處士 杜徵君

沈周先生啓南相城喬木代禪吟寫下逮僮隸  
竝諳文墨先生繪事爲當代第一山水人物花



竹禽魚悉入神品其畫自唐宋名流及勝國諸  
賢上下千載縱橫百輩先生兼總條貫莫不攬  
其精微每營一障則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  
委曲風趣冷然使夫覽者若雲霧生于屋中山  
川集于几上下視衆作真崕嶠耳山輿入郭多  
主慶雲菴及北寺水閣掩扉掃榻揮染不勅公  
卿大夫下逮緇徒賤隸酬給無間一時名士如  
唐寅文璧之流咸出龍門往往致于風雲之表

信乎

國朝畫苑不知誰當並驅也先生父恒字恒吉  
伯父貞字貞吉

沈貞吉恒吉二處士並善丹青風格明秀墳簞  
相映時謂趙文敏同流恒吉之畫師杜徵君  
杜淵孝先生名瓊字用嘉明經博學家貧道尊  
貞澹醇和粹然爲丘壑之表畫亦適麗效南唐  
董北苑



贊曰休矣煌煌乎沈先生之作集厥大成其諸金聲而玉振之者與二父庭聞杜公私淑其有以陶育之也夫然青青于藍矣允矣觀于海者難為水也處士淵孝固一勺之多也妙品志 四人 附四人

宋南宮先生

宋先生克字仲温長洲南宮里人書學急就章得古人之妙尤善寫竹雖寸岡尺塹而千篁萬

玉雨疊煙森蕭然無塵俗之氣

唐解元

唐寅字伯虎更字子畏吳郡吳趨里人才雄氣逸花吐雲飛先輩名碩折節相下庶几青蓮之駕無忝金龜之席矣中南京解元坐事廢逃禪學佛任達自放益法沉鬱風骨奇峭刊落庸瑣務求濃厚連江疊巘纏纏不窮信士流之雅作繪事之妙詣也評者謂其益遠攻李唐足任偏



師近交沈周可當半席

文待詔先生 文嘉 伯仁

文先生名璧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金昌  
世家奕葉簪組弱齡雋茂蜚聲公卿間好古篤  
修大雅君子書名雄天下盍師李唐吳仲圭翩  
翩入室由諸生薦爲翰林待詔未几謝歸逍遙  
林谷益勤筆硯小圖大軸莫非奇致晚歲德尊  
行成海宇欽慕縑素山積喧溢里門寸圖纒出

千臨百摹家藏市售真贗縱橫一時硯食之士  
沾脂浥香往往自潤然慧眼印可譬之魚目夜  
光不別自異也年齡大耋神明不凋斷烟殘渚  
篝燈夜作故得者益深保愛奉如珪璋子嘉及  
猶子伯仁並嗣其妙嘉竹樹扶疎伯仁巖岵鬱  
茂若或未見其止足當赤幟繪林

張靈 朱生 周官

張靈字夢晉家與唐寅爲鄰兩人氣志雅合茂



才相敵又俱善益以故契深椒蘭灵益人物冠服玄古形色清真無卑庸之氣山水間作雖不由閒習而筆生墨勁斬然絕塵多可尚者灵性落魄簡絕礼文得錢沽酒不問生業嚶嚶然有古狂士之風爲郡諸生竟以狂廢同時有朱生周官並攻豪素官益人物無俗韻然過爾纖弱稍不逮靈朱生樹石不減唐寅今官名猶在人間而朱遂寥寥足可弔憫

贊曰南宮翩翩俠骨水墨遊戲唐畫含英咀華雕績滿眼張雖瓊玖蚤折然一鱗一角要足爲珍文之蹟直能徧四海流遠夷非夫所謂以人重者哉郎君猶子綽矣門風美哉芝蘭玉樹秀於階庭已乎

能品志

四人

兩夏君 太卿中書

夏昶字仲昭崑山人由進士歷官太常卿楷書



畫竹爲當時第一番胡海國兼金購求故當時  
有夏卿一箇竹西涼十錠金之謠卽一時寶惜  
可知矣余見其所作竹枝烟姿雨色偃直濃疎  
動合槩度蓋行家也

文皇甚賞其書眷顧優渥緣此得薦其兄昺起  
自戎伍爲中書舍人昺字孟暘亦善書畫學高  
尚書蕭蕭有林壑之氣仲氏有所不逮云

周臣

周臣字舜卿吳郡人畫山水人物峽深嵐厚古  
面奇妝有蒼蒼之色一時稱爲作者若夫蕭寂  
之風遠澹之趣非其所諳

仇英

仇英字實父太倉人移家郡城畫師周臣而格  
力不逮特工臨摹粉圖黃紙落筆亂真至於髮  
翠豪金絲丹縷素精麗艷逸無慚古人稍或改  
軸翻機不免畫蛇添足



贊曰鮫人泣珠龍驥汗血文豹變而成錢山  
鷄吐而爲綬夫人無技能是蠶不績而蟹不  
匡也兩夏瞻依日月聲華鵲起美而未善所  
乏天机周之創境仇之臨移雖曰偏長要之  
雙美耳

逸品志

三人

劉僉憲

僉憲劉公珏字廷美長洲人寫山水林谷泉深

石亂木秀雲生絲密幽媚風流藹然高者攀鱗  
巨老庶乎升堂特未入室耳書宗李北海詩格  
清麗唐中葉響也挂冠歸田卜築秀野花木璫  
龍號小洞庭

兩陳君道復

子正

陳太學名淳字道復後名道復更字復父天才  
秀發下筆超異畫山水師米南宮王叔明黃子  
久不爲效輦學步而蕭散閒逸之趣宛然在目



尤妙寫生一花半葉淡墨欹豪而疎斜歷亂偏  
其反而咄咄逼真傾動羣類若夫翠辨紅尋葩  
分蘂析此俗工之下技非可以語高流之逸足  
也出其餘作艸篆幽勝可觀仲子枯飲酒縱誕  
有竹林之習畫雖放浪太過竟非俗流

贊曰僉憲風疎雲逸清矣遠矣太學明泉秀  
壑翦伐町畦所謂牝牡驪黃之外者也子正  
箕裘不隕惜未青水

遺耆志 三人

黃子久 趙善長 陳惟允

黃公望字子久常熟人洪武中尚在

趙原字善長郡人畫師王右丞洪武中

召對不稱

賜死

陳惟允郡人爲潘左丞客有壽左丞仙山樓閣  
圖此其畫之精絕者也



贊曰松漠亂華中原左衽二三君子遭時不  
淑趙陳兩生或嬰鱗喪元或僞朝俘虜蠶絲  
鳥翠反爲身殃者耶黃之年躋大耋樂觀太  
平何其幸與

棲旅志 二人

徐先生

徐幼文先生名賁自蜀徙吳畫山水林石濯濯  
可愛詩名與高啓並所謂高楊張徐者也

張先生

張羽字來儀由潯陽徙居吳郡畫法米敷文好  
古博雅文章有聲

贊曰兩賢奕奕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抑亦南  
國河山之秀增其模寫耶

閨秀志 一氏

仇氏

仇氏英之女號杜陵內史能人物畫綽有父風



贊曰粉黛鍾靈翱翔畫苑寥乎罕矣仇媛慧  
心內朗窈窕之傑哉必也律之女行厥亦牝  
鷄之晨也

訂正丹青志

終

寶顏堂訂正畫說

莫是龍雲卿著

華亭

陳繼儒仲醇

校

繡水陳天保定之

趙大年畫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  
大夫畫此一派又傳之爲倪雲林雲林工緻不  
敵而著色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  
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當著意生雲不可用拘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胷中千卷書更奇古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朝陵回得寫胷中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

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于庸史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有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于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多直



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枯樹最不可少時于茂林中間見乃奇古茂林惟檜栢楊柳椿槐要鬱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隨圈而點點入之正爲此也

柳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意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卽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如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別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籍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



猿啼虎嘯者乃稱至如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畫家以古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起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史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

而不寒卽是一家眷屬耳

畫之道所謂以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碎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耄仇英知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于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



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驥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峰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于維也無間然知言

哉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無筆墨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卽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明晦卽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一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會難



傳故也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學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一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董北苑畫樹多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卽是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于枝柯而繁于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森茫之景極不俗然不奈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于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予家有此幀又其自題師子林圖云予此畫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漢中題迂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于畫



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為宗要亦所謂漸老漸  
熟者若不從董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  
氣卽黃子久未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  
翁其曾次自別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  
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  
二家法后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  
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幀水墨及着色青綠俱宜

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  
不能獨步吾吳矣

寶顏堂訂正畫說

終



不謂辭步音吳矣

宗之集其大矣自由謝碑再四五平文於三

寶顏堂訂正次柳氏舊聞

唐 李德裕 編

陳繼儒

同校

孫永芬

太和八年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王涯等奉

職奏事上顧謂宰臣曰故內臣力士始終事蹟

試為我言之涯即奏曰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竄

黔中時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



嘗司史謂芳言先是時禁中事皆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上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臣涯等既奉詔卽召芳孫度支員外郎璟詢事璟對某祖芳前從力士問覩縷未竟後著唐曆採取義類相近者以傳之其餘或秘不敢宣或奇恠非編錄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亡失不獲臣德裕先臣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爲尚書郎

後謫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且曰彼暗觀蚌傳聞信而有徵可爲實錄先臣謂臣言之臣伏念所憶授凡一十七章歲祀已久遺彙不傳臣德裕非黃瓊之達練習見故事愧史遷之該博唯次舊聞思失其傳不足以對大君之問謹編錄如左以備史官之闕云

玄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



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憇太平欲  
令服藥陰除之而無可與語者張說以侍讀得  
進見太子宮中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  
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劑以獻玄  
宗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搆火於殿煮未及熟怠  
而假寐盼嚮之際有神人長丈餘具裝身披金  
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焉玄宗起視  
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瞬目以

候之而神覆鼎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明日  
說又至告之故說降塔再拜曰天所命也不可  
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  
每進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與爲  
比肅宗之於說子均均相愛若親戚昆弟之子

柳芳本張說所引說嘗自  
敘述與高力士詞協也

玄宗初卽位體貌大臣賓禮故老尤注意於姚  
元崇宋璟引見便殿皆爲之興罷去輒臨軒以



送其他宰相優寵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  
上所披用恩意甚厚而禮遇漸輕姚元崇爲相  
嘗於上前敘進郎吏上顧視殿宇不答崇語崇  
恐再以言之冀上少售而卒不對崇益恐趨出  
高力士曰陛下初承鴻業宰相請事當面言可  
否而崇亟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相必大懇上  
曰朕旣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當奏朕與之共  
決如郎署吏秩甚卑會力士宣事因爲言上意

崇自解而喜朝廷聞者以上有人君之度得信  
任之道焉

魏知古起諸吏爲姚崇所引用及同升也崇頗  
輕之無何知古拜吏部尚書知東道選事以吏  
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中  
之者崇二子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蒙恩  
頗顧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召崇從容謂曰邨  
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曰



臣有三子兩人分司東都矣其爲人多欲而寡  
交以是必干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丞  
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意若崇私其子或爲之  
隱及聞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  
微時是臣薦以至榮達臣子愚謂知古見德必  
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  
而薄知古之負崇也欲斥之崇爲之請曰臣有  
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欲特原之臣爲幸大矣

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於臣  
矣非所以裨玄化也上久之乃許翌日以知古  
爲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  
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高力士  
語曰爾知吾之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  
曰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  
曰至忠不嘗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



至忠晚乃謬計耳其初立朝得不爲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者無不感悅

蕭嵩爲宰相引韓休與同列及在相位稍與嵩不愜嵩因乞骸骨上慰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隕涕上爲之動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歸第至夕當有使如無使明日宜如常

朝請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之美事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黃柑子上以素羅帕苞苴其二以賜焉

玄宗好神仙往往召郡國徵奇異士有張果老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來言其所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善筭心術視人投筭而能察善惡天壽上使筭果老懵然不



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復召果老與  
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老今安在臣願  
得視之而果老坐于上前久之矣夜光終莫能  
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  
其中試飲以董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甚  
使以汁進果老遂飲三卮醺然如醉作者顧曰  
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色盡焦且黑  
命左右取鐵如意以擊齒墮而藏之于衣帶中

乃納于懷內出神藥色微紅傳齒穴中不寐久  
之視鏡齒粲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  
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  
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召  
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之也上強  
使之曰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  
不得已乃奏詔有司爲陳請雨之具幡像俱備



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而悉命去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祝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沒于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上數尺稍上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絕馳去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而西如一疋練旣而昏霾大風雷霆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亦隨馬而至馳至衢中大樹多

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濡濕

時孟溫禮為河南尹目觀其事禮子皞嘗

言臣之祖先臣与力士同吏部員外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前後奉詔滅火反風昭然偏諸耳目

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體書其姓名置案上會太子入視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宰相名汝庸能知之乎卽射中賜若卮酒也肅宗拜而稱之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賜酒卮是時琳從愿皆有宰相望玄宗倚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寄者衆卒不用



之也

肅宗在宮爲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  
鬚鬢班白常早朝見上上見之愀然曰爾其歸  
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洒掃而  
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  
爲之動色顧力士曰太子居處若是將軍盍使  
我聞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爲將軍力士曰臣嘗欲奏上太  
子不許曰無以勤上念上卽詔力士下京尹亟

選人間子女頎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  
士趨出庭下復还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  
致子女皆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  
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入其家者宜可備  
選上大悅使力士招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  
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  
不寤吟呼若有痛苦氣不属者肅宗呼之不解  
竊自計曰上始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



護視不謹邪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  
后以手按其左脅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  
介金甲以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  
左脅以劍決而入決處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  
已也肅宗驗之于燭下則若有縫而赤者存焉  
遽以狀聞遂生代宗吳奏嘗言先臣与  
力士說之亦同也代宗之  
載誕也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盤命以浴吳皇  
后年幼皇孫龍體未舒負媪惶惑乃以宮中諸

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見上視之不  
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媪扣頭具服上睨曰非  
爾所知趣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上  
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  
其父及上起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  
有三天子樂乎哉與太子飲樂焉肅宗爲太子  
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使太子割  
肅宗旣割餘污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



蕭宗徐舉餘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此愛惜

天寶中安祿山每來朝上特異待之爲置坐於殿而偏張金鷄幃其來輒賜坐蕭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禮陛下寵之已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弭之爾興慶宮上潛龍之地聖曆初五王宅也上性友愛及卽位立樓于宮西南垣署曰花萼樓朝退

與諸王遊或置酒爲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

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闕乘傳遽以告上欲遷幸復

登樓置酒四顧悽愴乃命進玉環琵琶琵琶者

睿宗所御琵琶也異時上章樂殿中常置之別

榻以黃帕蓋之不以他樂雜而未嘗持用至是

得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僧段師彈時美

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畢奏上

將去復眷眷因視樓下問有樂工歌水調者乎



一年少心悟上意自言頗工歌兼善水調使之  
歌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  
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上聞之爲之潛  
然出涕顧侍御者誰爲此詞或對曰宰臣李嶠  
上曰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玄宗西幸車駕將至延英門出楊國忠請遊左  
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  
駐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盜守

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于人不如與  
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徹炬而行聞者皆感激  
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  
王去齒何以過此

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晦知頓使給事中  
韋嗣於墅中得熟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爲  
之舉嗣思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上曰卿以  
我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



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矣未曾嘗酒味指力  
士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從臣聞知莫不  
感悅上孜孜警戒如是富有天下僅五十載豈  
不由斯道乎

天寶中興慶池上小龍常出遊宮垣南溝水中  
蜿蜒之狀靡不瞻觀及鑿輦西幸先一夕皆見  
龍乘雲雨自池中望西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  
舟有龍翼舟而進上泫然流涕顧左右曰此吾



寶顏堂訂正谿山餘話

儼山陸深著

雲間仲醇陳繼儒

校

樵李大生沈元愷

周諤延之尤溪人字希聖宋熙豐間人知廣之  
新會縣不肯奉行王安石新法有寄子弟詩  
浪有虛名落世間自慚無實骨毛寒未年三  
十身先倦才得一官心已闌卜宅擬尋栽藥



圃買田宜近釣魚灘他年子弟重相見藜杖  
簑衣筍籜冠詩雖淺頗不類宋一時門人稱  
周夫子其風致可想也又著孟子解義禮記  
說亦一博學之士

嘉靖己丑予謫延平將以八月到任故自七月  
冒暑渡浙江沿途皆以疾謝遣人事二十六  
日過蘭溪謁楓山章文懿公祠堂公諱懋字  
德懋是日始具衣冠文懿家甚寥落八十歲

外生一子時年已十五矣祠中塑像乃公服  
不甚肖似為賦一詩曰 大明啓運接虞唐  
成化初年士氣昌歲晚舊京施木鐸日長過  
客奠椒漿蓋棺論定知消長節惠恩深識播  
揚青眼門生今白首敢于初志負升堂

公丙戌會

元入翰林為編修因齧山應 制上疏諫止  
遂謫外是時羅一峯倫方論時相起復後先  
就貶士論翕然稱之稍遷福建僉事遂致仕  
家居近三十年 孝廟末始因論薦起為南  
京國子祭酒自祭酒遷南太常寺卿不赴再  
遷南禮侍再不赴復乞致仕家居復以論薦



陞尚書年八十六卒 賜祭 賜葬 賜謚  
復廩食其幼子皆異典也深卒業南雍極蒙  
公器待時年二十  
六今五十三矣 公和易不事邊幅喜為後

生輩談論講說終日不倦其言若不甚切深  
而其應皆如影響所謂國家之著蔡若人是  
已每為諸生言甲子歲更天下多事云云乙  
丑 孝廟賓天而劉瑾擅權 武宗朝事無  
一不驗所聞者非一人世當有記之者別有  
一二事得于獨聞因憶正德壬申秋深以編

修使淮府畢事還經蘭溪與今僉都御史唐  
虞佐龍同謁公于白露山下公留飯于廳事  
惟虞佐與深侍公一一詢 朝事併及當道  
諸公因曰萬一今 上無嗣則孝宗絕其繼  
承云何深不敢對又曰當論昭穆昭穆亦有  
數說不同若據左傳曰文之昭也武之穆也  
則昭穆當視廟制深益不敢對虞佐時以剡  
城尹持服素喜議論是時亦默 公微笑字



謂深曰子淵意何如深遂避席對曰此非小臣所敢道公又笑曰官也不小李綱在宋朝許大擔負只是起居注耳起居注正是今編修之官深遜謝不省何謂公亦遽以他語易之深至杭遂上疏移疾還家丙子秋告起迁司業辛巳奔先太史公喪還家戊子始召迁祭酒明年三月以經筵面奏再上疏得旨降延平同知其事頗與李忠定合按忠定

字伯紀梁溪人梁溪今之無錫縣其生則在予華亭縣公廨故至今有相公閣以忠定故也忠定在講筵以面奏謫沙縣沙縣今隸延平予亦以面奏得延平雖文章勲業萬不敢望忠定而事有偶然相類者不知文懿當日何以特舉忠定爲深勵耶古人何限亦何必忠定其有意耶其無意耶皆不可知也漫書于南劍州之九峯吏隱處



予爲庶吉士時一日侍坐于少師洛陽劉公健  
因問予章德懋可爲今日何官予亦遜謝不  
敢對公大聲曰以尔知德懋故問予始起對  
曰恭而安宜爲日講 經筵官以輔養 聖  
德公搖手曰不得不得德懋居山林久未聞  
講筵禮數萬一山野使人主不肯親近儒臣  
自此始同年崔子鍾銑聞之曰此公私意孰  
謂德懋不習禮度耶由今日觀之深之去

講筵也雖所自取亦以少誠意無感悟之效  
如盛庶子端明魏祭酒校皆以生疎改秩半  
歲之間屢有變動 聖心可想矣乃知前輩  
練事久自有長識後生未易以一言斷也  
我 朝君臣隔絕寔以 憲廟口吃之故至  
孝宗末年有意 召見大臣與議机務李西  
涯文正公東陽載在燕對錄比來南劔聞之  
蕭少卿九成韶言一日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召見大臣其禮如何當在何處蕭敬  
對云 英宗多在文華殿嘗見臨 殿前楹  
見吏部尚書王公翱問對畢王公辭去顧見  
其衣後破損再呼還問衣破何不令家人補  
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聞 命不  
及更衣 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  
之曰朕不能如 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  
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見後稱好 向見

遼菴楊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闕總兵  
官會推恭順侯吳瑾 英廟以爲得人 召  
問王公如何王公以爲不可用 英廟遽曰  
老王執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獨尔以爲不好  
何也王公叩頭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  
西域多回 雜處豈不笑我中國乏人 英  
廟卽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卽命另推  
祖宗時君臣之間契會如此 孝廟有意修



復真 聖政也

戶部尚書杏岡李公瓚嘗爲兵部主事言東山  
劉公大夏當 孝宗之朝最爲得君公亦以  
天下爲任議汰冗食凡軍職皆以軍功爲準  
通查裁革旣得 旨行之而一時 侍衛將  
軍力士之流皆以才藝選初無軍功該司失  
于照詳類行報罷一時闕然時駙馬都尉樊  
凱管紅盔將軍特過兵部爲言此輩不宜裁

革東山槩拒之凱積不平適當 駕陞殿凱  
立午門外語諸人曰爾輩不用了昨已奉  
旨裁革雖我亦無地位矣蓋激之也衆人遂  
散出 孝宗上殿平昔執瓜帶刀之人皆不  
在儀衛簡寂恐 不安屢顧左右問故旣退  
遂宣樊駙馬面究凱奏昨兵部以行裁革去  
矣 孝宗大聲曰劉大夏敢如此 玉色不  
怡復宣兵部東山至走急氣促不能了了而



裁革之事悉罷 聖眷遂衰矣夫以東山之  
公忠與 孝廟之有爲事机一失乃至于此  
信乎臣不密則失身一時疎畧甚可惜也該  
司可謂無人矣諺云倖門如鼠穴此言可以

諭大

嘗記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真揚交卸舟  
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爲  
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

太宗嘗謂侍臣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  
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哉

亡國之君多善文辭如隋煬帝陳李二後主使  
與詞人才子爭長亦居優列豈浮華者無實  
用耶南漢劉鋹疑鳩對宋太祖曰臣承祖父  
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  
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  
未敢飲此酒也其文章質直有西漢風骨不



知五代衰亂僻在南服何以能此二豈有才質耶

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朱晦菴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

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于理有礙誠如所云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說不免學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今東南之田有二則曰官田曰民田然官田未必盡重而民田未必盡輕也存諸冊籍有此異同其在耕種各有肥瘠高下而官民之名若干田無與者非如輕重二則之有利害也



惟編審差徭則官田輕而民田重故受田之家亦嘗校論官民之則然官田之得名莫能推求所始或指爲近世抄沒之田或以爲賈似道所買之田偶見李忠定公奏議中已有東南官田之說元豐間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畢仲衍投進中書備對所述四京十八路田稅數目已見官田則西北並有之又熙寧八年詔凡官田及已佃而或佃租違期應剋佃

者別召佃悉籍之官當時又有總領措置官田所名目之設其所從來遠矣拈出以俟叅

考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別號柝欄有柝欄先生文集柝欄山水奇絕今屬永安縣志宏有文行與朱韋齋先生交好一日韋齋觴客柝欄以冠帶寓之醉起韋齋曰留以質紙筆明日如約韋齋受筆還冠而以紙少留帶曰儻無千



幅竟不還楨欄為寄一詩曰歸帽納毫真得  
策要賤留帶計還疎公如買菜苦求益我已  
忘腰何用渠閉戶羽衣聊自適推牕柿葉對  
人書帝都聲價君知否寄付新傳折檻朱前  
輩風流調笑藹二若此  
天下水各不同而篙師舵工不相為用鄧楨欄  
稱閩水曲折行亂石間鼎烹雪噴相應而起  
親見之方知其工

晉共太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志也其言  
如此異世悲之我朝 憲廟最寵萬貴妃萬  
嘗得罪 孝廟外傳萬自盡嘗見一中官說  
萬體豐肥一日以拂子撻一宮人怒甚遂痰  
厥而死蓋卒疾內云人傳報 憲廟玉色憮然  
云萬使長去我也待要去也不久遂 賓天  
鍾情之傷若此申生之言益信清心寡欲自  
是人主壽命之源可不慎哉



吳文恪公訥吾鄉常熟人所著文章辯體一書號爲精博自真文忠公正宗之後未能過之但聯句小序謂聯句始著于陶靖節而盛于東野退之則失考矣若論聯句寔始于賡歌而栢梁之作其體著矣

歌辭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今世踵襲大抵分爲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

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于今日之北詞也

予嘗謂張子房之出處其後有李泌韓退之之文筆惟陸宣公可敵

已丑十一月九日予聞山西之命以明年夏四月六日入太原李忠定公起用卽往援太原事亦頗類章公之言予益以愧無所辭云



寶顏堂訂正谿山餘話 終

文筆壯烈宜公何嫡

予嘗謂張子昂之出處其於李必韓與之

歌也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為曲予今

衆射人跋平壘試之表者出予今日之北隨

日之南隨也登高望氣舉首高揭而逸對哉



